

风吹柳花一路香

□沈顺英

春风柳上归。柳条是摇曳的笔锋，叶芽的小楷体。杜甫说，漏泄春光在柳条。其实，柳是春天的引路人。

沥沥的春雨，挥动着它的长鞭，温柔地催促着大地的万物。几回雨过，那湖边的杨柳，就一天胜似一天地，挂上了更加悠然的柳色。

任手指轻轻地从绿色的枝条抚过，你会惊讶地发现，有一枚绒绒的柳花，软软地卧在叶片之间。柳花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枚硕大的毛毛虫，刚在春风里睡醒。“雀啄江头黄柳花”，说过路的鸟雀被柳色映花了眼，索性把柳花当成肥肥的毛毛虫，欢喜地啄食。让人怀疑的是，有那么笨的鸟雀吗？十有八九是鸟雀们啄着玩儿的，就如同孩子看到新奇的东西，总要试探着靠近去抚摸一下。

写柳花的诗里面，最喜欢的还是这句：“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读起来风流可爱。便连小小的柳花，也因着吴姬娟媚的情意而可堪赏玩起来。自然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

常见人把柳絮当成是柳花，其实柳絮是花褪后蒂结的种子。柳絮熟后，轻飘如棉，随风飞舞。柳便逐风而生，在土地上落脚，在水岸边扎根。

不管是柳花还是柳絮，诗人们只顾把它们写入诗中。你看“江上柳如烟”“青青一树烟”，偷走了迷离的杨柳，偷走了绵绵不断的情；“春愁如柳絮”“柳絮池塘淡淡风”，那是借风偷走了纷飞的柳絮，偷走了团团的愁。“池上无风有落晖，杨花晴后自飞飞。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穷不得归。”这是唐朝韩偓描写柳絮的诗。夕阳西下，诗人坐在清澈如镜的池塘边，静心地看着柳絮飘落在水中，纤细的绒毛被水浸湿。“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青烟”；“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不论是流连于故乡的柳林，还是漫步在异地的柳堤，无不陶醉在春色之中，尽情享受春日之温馨。

小时候，柳絮飘飞的季节，最爱玩的一种游戏便是四处追逐这些飘飞的柳絮，把一团柳絮托于手中，轻轻吹口气，看它在空中快乐地飞舞，好似雪花飘飞，令人遐思无限。

作为一代豪放派词宗的苏轼，也写过不少细腻婉约之作，《水龙吟》便是吟咏柳花的：“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篇惜花词章，堪称此类词中极品。

朱自清在他的名作《梅雨潭》里说：“那溅着的水花，如雨似的纷纷洒洒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像是杨花了。”这里的杨花，也是柳絮。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鸟恋旧林，鱼思故渊。人一旦离开故土，怀乡之情便会相伴今生。一经触动，思绪便会喷涌而出，也就成了文学创作的源泉。

风吹柳花一路香，我会记住这明媚的季节，在风中，在梦中，回到柳条般柔软故乡。



春光明媚

李昊天 摄

浓淡深浅的沙画世界

□陈玲刚



曾看过一则以抗疫为主题的动图，图中围绕“深夜逆行”“路灯下的白衣战士”“隔离病房的新生命”等主题，以沙画形式再现抗疫感人场景。也让读者从一幅幅生动画面中感慨沙画艺术所塑造的动感画面，以及极具视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

有一年父亲节，以不同内容表达《父爱如山》主题的沙画作品在微信朋友圈被滚动推送，人们享受这种以堆砌和松散、挥洒和涂抹的奇妙艺术，又沉浸在最后一抹一切美好图景随着父亲老去而沙去入空。

在那一刻，相信每个观看的人都会在这短短的短视频里，心情随着画面的丰富而丰盛，随着画面的空寂而空了。它让《父爱如山》这样的感情由指尖而屏幕在心头弥漫开。

这里所说沙画，不是指那种以彩沙为原料、如同用笔、色彩、水墨等附注在纸张、布匹、墙面地面等相应物体上那样凝固的画面。是指沙画的动漫效果，即以原料细精沙，借助光影和通透的制作精，以手指运行沙粒形成的流动画面，主要用于表演。

沙画艺术与其他绘画艺术一样，都是以图像构成表达人物或事物的形态、思想和感情。动漫沙画在于用以寄托的形式不同。在光影的综合效果下，以瞬息万变成像特点，让观众体会不同于传统绘画静态的、平面的、恒久的状态，而是以动态的、立体的、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艺术效果，表达作者创作意图。

沙画艺术是21世纪刚刚兴起的一种与舞台艺术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它与我们的最早接触的沙画沙画不同。那种以沙滩特有的沙雕造形和书写涂画的方式，更像是造型和象形艺术。它在于创作者表达瞬时灵感，以沙滩艺术方

式堆砌或描绘出来，最终在海浪的冲击与拍打中归于沉寂。这种可归于愉己的娱乐。

沙画表演不同，它归于一种舞台艺术形式。但凡能以艺术形式存在并得到认可的，必定是具有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力，且富有美感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共鸣。

沙画起源可以追溯到沙漠艺术，从内容上来说它们存在共同特点：自在恣意，浪漫含蓄，融和贯通。以美的形态展示自然界丰富多彩，体现人类对于美的创造和智慧。也由此体现艺术内涵，它在人们持续创作中不断更新形式、充实内容，从而得以补充、完善和提升，让艺术在保留的同时与时代共发展。

让人们疑惑的是，这种沙画艺术到底该归于绘画艺术还是舞台艺术？同样属于艺术类，绘画艺术与舞台艺术有着不同表现形式，虽然都是被观赏与欣赏艺术，但产生效果不同。前者更侧重于物象的自然形态，通过绘画技对对象的描绘。在具象基础上产生意象效果，形成艺术感受。而后者是通过舞台表演形式感染并调动观众情绪，以舞台为媒介将作品以艺术化形式展示给观众，产生共鸣。

概括而言，前者更多在于创作者自我情感释放，后者更多在意观众情感的消费。当然，不是说绘画创作者与观众的隔阂。古今众多名人，虽也以字画买卖度日，却多以自我中心的创作初衷与动机。但作品也是考虑不同群体，雅俗共赏。如梁实秋在《画展》中所说“有卖相者易于脱手”，这卖相便是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粗犷惊俗、狂态可掬。

艺术作品最终衡量其艺术价值的还在于观众或消费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之下更是把商品价格和人气流量作为权衡其价值的一项指标，这在数字化时代尤为突出。

而沙画艺术恰恰是两种艺术的有机结合，既有着绘画的技巧，又有着舞台表演的效果，从而作为一

初中中专生

□霍寿喜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中专的初中毕业生，简直是人中龙凤。那时候的重点高中（比如巢湖一中），并不是初中毕业生的首选。我记得当时中专试卷名称是这样的：1980年安徽省中专（高中）统一招生XXX试卷。

当时我们家在农村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父亲是区完全中学的老师，母亲在家务农。但因为我的兄妹太多（共6人），又全是农村户口，父亲就想让成绩不错的大哥和排行老二的我先考出来。大哥1978年已经考上初中中专（安庆商校），接下来就看我的了。

关于考上中专的好处，父亲对我说的很具象：考上了就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就是可以穿尼龙裤子的城市人。怕我对城乡差距理解不深，1979年暑假，父亲特意带着我，给家里的“自留地”车水。记得那天早晨，阳光就很烈，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配合着父亲把水车搬到田头，其实才是累的开始。

父亲花半分钟教会了我车水。刚开始车水时，我还觉得挺好玩。我和父亲一人握着一个车把子，不断用力转动，将下面沟里的水哗哗“车”到我家自留地中。看着水流进自家稻田，我的心里涌起很强的成就感。父亲是车水老手，但我是新手，车着车着，我就受不了，太累了，手酸背痛腰不直！单手不行，就用双手，最盼着父亲能叫停。但父亲偏偏没有停下来意思，我累得大口喘气，父亲则一直表现得很轻松。

连续抽了一个多小时，父亲见自留地里的水差不多了，才将水车交给旁边等待车水的村里人。

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了一句：“明年考上中专，你就不用车水了。”从此之后，我学习格外用功，稍有松懈，就想起那沉重的水车。到了初三下学期，除了语文政治稍差外，我的数理化全都冲进年级的前三名。中考时，我数学考了97分，理化考了93分，虽然语文73分拖了后腿，但最终总分仍高达352分，名列巢湖地区第二名。我不仅考上了中专，还为父亲所在的区中学争了光。

我的中专志愿是父亲填的。当时农村孩子考中专的主要学校是地区农校、卫校，以及各县的师范学校，只有分数高的才敢填省城或外省的中专学校。我的成绩当然可以随便填了，父亲选中“全国部属重点中专”的南昌气象学校（只填了这一所学校）。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终于跳出了龙门，看见一切都是阳光灿烂，父母心里更是张灯结彩。母亲特意把家里的大肥猪杀了，在村里大摆宴席，而村民们都一律祝贺我“考上大学”——他们才不管大学中专哩，跳出农门都叫考上大学。

两年后，当那些没考上中专而上了高中的初中同学，许多都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才后悔自己不该上中专。如果我到巢湖一中读高中，不出意外，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的结果是：第一学历是中专。虽然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也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在写作方面也有小成就，加入了省作协，出版了小说集，写自媒体文章也赚了不少钱……但我总觉得如果当年上了大学，个人前景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在我们这个年纪的男人都不太重视孩子教育的时候，我特别重视，2009年，儿子考上了厦门大学，像是替我圆了一个大学梦。

回家只能凉拌着吃，我和姐姐先择去杂物和上年的枯茎秆，去河里淘干净，这当儿母亲已烧开了水，倒进沸水里焯一下，泛白的叶子就变回了葱绿，随后倒入醋、蒜泥、油泼辣子，一盘酸爽可口的美味佳肴就端到面前。

运气也有好的时候，我们在后山的荒地地发现一片白蒿芽，姐姐乐得跳了起来，那天我们挖了满满一竹笼的白蒿芽，姐姐还把夹袄脱下来，用柳条绑扎了袖口，又塞了两袖筒的嫩叶。

这回母亲不仅拌凉菜，剩下的还要做白蒿芽麦饭，母亲揣个碗出去，从邻居家借了一碗白面，进门时嘱咐姐姐：“你去喊你爸，中午我们吃白蒿芽麦饭！”姐姐一蹦一跳出了门，父亲在后山的采石场做工，平时中午不回来。

母亲把清洗干净的白蒿芽倒入面盆，边撒白面粉边伸手搅拌，最好每片叶子都沾上薄薄一层面粉，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口感。接着把一篮子拌好的白蒿芽搭进锅里，锅底生火煮半个小时，氤氲着馋人香味的蒸汽满屋子缭绕，我早已剥了葱蒜，蒸熟的白蒿芽麦饭浇上少许葱蒜汁、红油辣子，若能拌些香油进去，就更美味了，淡淡的清香混着面粉香和调料味，在齿唇间意犹未尽，不禁让人食欲大开。

俗语称“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砍柴烧”，同样的白蒿，刚长出的白蒿芽是餐桌上的美味，过一段时间，叶子上的白茸毛渐渐脱落，返回翠绿的颜色，这时该喊作白蒿了，吃起来味道苦涩，只能割回家喂猪喂羊，待到秋天就会抽出半人高的茎秆，只能等干枯后生火用了。

条件稍好一些，挖回的白蒿芽就吃得少了，每个周末，我和姐姐仍去野外寻觅白蒿芽，回家晒干，定时有中药贩子来村里收购，卖得钱都上交母亲补贴家用。

开心时回忆过往，一切都是开心的。回家的路上，我跟儿子讲起那些挖野菜食野菜艰苦岁月，神情轻松而又愉快。顺路回老家接上老母亲，想着晚饭可以吃到久违的白蒿芽麦饭，心里满是期待。

春忆白蒿芽

□魏青锋

早春二月，风和日丽，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去郊外挖荠菜，到处是拿着小锄头衣衫光鲜的人们，我们在附近的麦田、果园里转悠了半早上，只挖了可怜的几棵荠菜，儿子有些气馁，坐在一棵含苞待放的苹果树下生闷气，我乐呵呵地准备拉起儿子，却被儿子身旁的一簇植物吸引了，那细碎的叶片毛茸茸的，似乎着了一层白霜，嫩绿中泛着灰白，底层的枝叶贴着地面铺开，其他的叶子放射状的伸向空中，近距离我闻到白蒿芽特有的清香，我冲走远的妻子喊道：“快拿锄头，我看到白蒿芽了，今天就挖白蒿芽，晚上我给你们做白蒿芽麦饭！”

白蒿即茵陈，也叫茵陈蒿，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民间俗称白蒿，早春萌发的白蒿芽可食用。古代称为“藜”，《诗经·古南·采藜》中有“于以采藜，于沼于沚”的记载，说明我国很早就食用白蒿的历史。茵陈亦有较高的药用价值，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明，茵陈单独或与其他中药配伍可治疗：大热黄疸，亦治伤寒头痛、风湿痹痛、利小便；遍身风痒，用茵陈煮汤洗浴；痲疯病，用茵陈蒿加水清洗；风疾挛急，用茵陈蒿一斤、秫米一石、面三斤，和匀照常法酿酒，每日饮服；遍身痲疹，用茵陈蒿一把，同生姜一块捣烂，每日擦胸前和四肢；眼热红肿，用茵陈蒿、车前子等分，煎汤，以细茶调服数次。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缺衣少食的年月，每年青黄不接时，姐姐就带着我漫山遍野挖野菜，荠菜、苦菜、婆婆丁、猫耳朵……每一种鲜嫩的野菜，都是春天对我们的馈赠，甚至还掐过柳条嫩尖和杨树叶，不过要开水焯过多次才可食用。可我还是更喜欢白蒿芽，走在田地地头，猛然瞥见一株遗漏的白蒿芽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我和姐姐飞跑过去，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捧起白蒿芽的嫩叶，然后小锄头贴着地面往回一搂，整颗白蒿芽蓬松的嫩叶就提在了手里，姐姐还不忘提醒我：“记住这个地方，我们明年开春了再来！”

近处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有时我们要跑很远，赶天黑才能挖半笼白蒿芽。

云岭烽火照丹心（外一首）

□秦正发

泾溪侧畔地偏幽，事变横空震九州。笔舞龙蛇抒义状，枪驱虎豹解民忧。出师未战身先死，浴火重生志欲酬。相忍为国擎大道，丹心自是炳千秋。

皖南游记

再览香蒿忧不道，初乘月夜下江南。泉塘日暖昭先烈，险窦云寒匿古贤。天目山重拦旧寇，青龙水复锁红杉。长居盛世思邦难，遥醉国殇颂万年。



陈君作

